

微小说

阳光很足,亮亮地洒在广场上,一跳一跳的。

孙子的笑声也是一跳一跳的,小脚丫也是一跳一跳的,同时发出兴奋的叫声:“爷爷,我踩到你的影子啦。”

爷爷的身手还是挺灵巧的,扭着身子,躲开孙子的脚。

可是5岁的小男孩,身子轻巧地跳着,很难躲开,几乎每一次伸出脚,都能踩在爷爷的影子,也踩出一连串的笑声。

这一轮的踩影子游戏,孙子赢了。接下来,该爷爷踩孙子的影子了。

两个人相距1米,面对面站着。孙子笑嘻嘻地喊了声:“开始!”

孙子的话音一落,爷爷便伸出脚,去踩孙子的影子。可是那小小的影子好像被孙子拎在手里,一闪一闪地悠来荡去,总是在爷爷的脚下溜走。即使爷爷跳起来,也是踩不到。在爷爷看来,那影子溜走时并不慌乱,相反还相当有节奏,可他就是踩不到。

爷爷便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。爷爷停下来,感到真的有一种恍惚感。爷爷便不再追赶孙子踩影子,而是站着,体会那种恍惚感。

在恍惚中,爷爷想起了一个人。那个人也是灵巧地躲闪着身子,任爷爷怎么用长腿,就是踩不到那个漂亮的影子。

爷爷便发挥自己的弹跳好,爆发力强的特点,看准那个人的脚,将身体飞起来,准确地落在那个苗条的影子。

“哈哈,我踩到啦!”爷爷兴奋地笑起来。那个人也笑起来,说:“你赢啦。”

两个人的笑声把女儿河边的红蚂蚁、绿蚂蚱惊得到处乱跳,连飞鸟也鸣叫着迅速掠过河面,消隐在河对岸的树林里。

那个人是奶奶。那时候,爷爷是个帅小伙儿,奶奶是个漂亮姑娘。他们是同班同学,正读中学。

那时候,很多小青年都喜欢玩踩影子游戏。爷爷站着,在恍惚中想着奶奶。

爷爷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奶奶了。奶奶已经不在很久很久了。

见爷爷站着发愣,孙子问:“爷爷,你在想啥?”

孙子走到爷爷面前,歪着脖子,看着爷爷。

爷爷笑笑,摸了摸孙子的头,说:“爷爷想起了奶奶。”

这时,儿媳和一个爷爷不认识的女人正将阳光拨开一道口子,并肩走过来。爷爷使勁眨眨眼,看着她们走到面前。

儿媳说:“爸,我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徐阿姨。”

儿媳跟爷爷多次说过这个徐阿姨,所以当徐阿姨站在面前的时候,他没有觉得意外。

爷爷看到这个徐阿姨一点儿也不老,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很生动。

他们握了握手,互相打了个招呼。儿媳说:“爸,我带孩子先回家了,你跟徐阿姨在广场走走。今天的阳光多好,亮堂堂的。”

说完,儿媳便领着孙子离开了。显然,徐阿姨知道儿媳领她来是什么意思,脸上呈现出一丝难为情的样子。那样子很淡,却被阳光给夸大了。爷爷看得很清楚。

“你也在省城带孙子?”爷爷问。

“是呀。咱俩一样。”徐阿姨答。

“那,你一个人几年了?”

“3年了。你呢?”

## 踩影子

闫耀明

## 老屋记忆

王新立

房子东面,一棵桃树与一棵杏树并肩而立,春日里,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宣告着季节的更迭。

1992年的冬天,那日凌晨,天空还挂着稀疏的星辰,我背起行囊,踏上了从军的路。那一刻,母亲的手紧紧与我相扣,那份不舍,无须言语,已足够沉重。我不敢回头,怕一回头,泪水就会决堤。随着车门轰然关闭,我挥挥手,转身之际,泪水已模糊了视线。

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,已是两年后,我悄悄走近那扇久速的大门,我看见母亲正在拾掇柴火。当时通信远不如今时这般便捷,家中并未知晓我归来的讯息。母亲那熟悉而又略显佝偻的背影,瞬间刺痛了我的双眸。母亲满头的白发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是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。我轻声呼唤:“妈。”她猛地回头,那一刻的惊讶与喜悦,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,只有心跳的声音在回响。再一次呼唤,母亲已飞一般奔向我,紧紧握住我的手,上上下下打量着我,泪

光在眼眶里打转,“儿啊,你回来了。”北风吹过,却吹不散这份重逢的感动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温暖而迷人。

今年春节过后,我踏上归途,站在那扇熟悉的大门前,心中五味杂陈。那些关于家的记忆,如同溪水边的桃花瓣,轻轻飘落,又悠悠扬起,每一瓣都承载着深深的思念。

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,眼前是满园的荒草,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。父母在时,这里热闹温馨;父母离去后,这里便成了记忆的空巢。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棂,老炕旁,老箱子,一切依旧,却又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。每一件旧物,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,它们静静地等待着,等待着有人再次聆听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。

父母在,家就在。家,这个字眼,在这里,超越了物理的存在,它是心灵的归宿,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的牵挂。老房子、小溪、桃树与杏树,还有那份永恒的爱,共同编织成一幅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画面,在我心中,永远鲜活,永远温暖。

## 凤城泡泉记

王陶然

立春后的辽东半岛,风里仍卷着碎银般的冰碴儿。自丹东驱车北行,天空愈见澄澈,蓝得近乎透明,像被冰刀刮去所有云絮。车过五龙背镇,柏油路渐次爬上冻土坡,行至凤城,见山间有白雾蒸腾,恍若王维笔下“隔篱风惊竹,开门雪满山”的意境,只是这雪原是地心涌出的热泉,在零下十三摄氏度的寒气中蜿蜒成河。

温泉乡到了。简单地收拾妥当后,便急急地奔向烟雾缭绕的室外温泉池子。褪了棉袍踩进池子,冰火两重天的滋味直冲天灵盖。脖颈以上是刀子风,锁骨以下却泡在绵软的热浆里,仿佛有人往冰镇烈酒中投了块烧红的铁。空气里有淡淡的硫磺味,像是谁把煮鸡蛋剥了壳扔在风里。池底铺着浑圆的鹅卵石,脚底板刚触到烫人的石面,远处林梢忽地甩来一记响鞭似的风声,惊得人又缩回水中。

水雾漫过青砖矮墙,把对面老松的枝丫洒润成毛边剪纸。枝头冰溜子簌簌落进池中,未及沉底便化掉了,在碧水里留下转瞬即逝的纹路。远处结冰的枝条在风中铮铮作响,近处温泉水汩汩如瑶琴,冷热二重奏里,竟生出白居易“冰泉冷涩弦凝绝”的错位美感。

池畔青石还覆着薄冰,与水面接触处凝结出玲珑的冰凌花。伸手触碰,指尖的热度竟让冰晶瞬间绽放,宛如杜工部笔下“嫩蕊商量细细开”的早梅。这冷热交融的奇迹,使毛孔间的亿万细胞战栗欢歌。

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温泉池里体验着。日头西斜时,汤池成了调色盘。水面浮着橘红的晚照,底下沉着黛青的山影,人泡在其间,连手背上的皱纹都染了金边。临池边的粗陶碗里,有姜丝红枣枸杞茶,喝上一口,滚烫的甜辣顺着喉管滑下,激得后颈冒出细汗,与温泉水汽融在一起。

暮色四合时,池面浮起半透明的雾帐。霜月爬上东山头,竟被水汽晕成毛月亮。此刻方知古人所言温泉水滑不虚,肩背贴着池壁青苔缓缓游移,确如孩童溜着冰面般轻快。再将脖颈缓缓沉入水中,仰面望去,蒸汽在睫毛上凝成霜花,透过这冰晶帘幕,看见靛蓝天幕正被北风擦洗得发亮。忽然忆起柳河东“孤舟蓑笠翁”的寒江独钓,此刻亦亦是天地间的独钓者——只不过钓竿换作身躯,钓线是袅袅升腾的热雾,钓起满池揉碎的星光。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”,在北国冬夜,清风是带刃的,明月是凝霜的,此刻却都融化在热泉的怀中。

出浴时棉袍往身上一裹,像似披了件冰糖甲冑。回望泉眼处,白烟仍不知倦地涌向星空,恍若大地在寒冬里呵出的仙气。山道上北风依旧呜咽,毛孔里却像揣着团不熄的火,将归途烘得步步生温。

## 邂逅橘子海

刘梦泽

腊月里的北风在耳畔呼啸时,我正在营口鲅鱼圈的团山海洋公园里。顺着栈道来到堤岸上,青灰色的海面冻得发脆,浪花刚涌到沙滩就凝成了冰晶。钢筋水泥的码头伸向海天交界处,塔吊的剪影像被冻僵的巨人。

我脚下的冰层正泛着奇异的橘色,抬头望去——整片渤海湾正浸泡在蜜橘色的光晕里。西沉的太阳像颗熟透的橘子,把云絮染成深浅不一的橘红。这暖色淌过结冰的海面,在浪尖碎成千万片金箔。

穿着厚羽绒服的摄影迷支起三脚架,镜头对准远处漂浮的渔船。那些灰灰的船此刻披着金箔,桅杆的影子斜映进冰面,仿佛一幅凝固的铜版画。“往年这时候早封海了。”有人呵着白气说,冻红的手指仍稳稳按着快门,“今年暖得反常,倒让我们逮着奇景。”他给我看取景器里的画面:冰凌与霞光交织的滩涂上,几只灰鹤正在啄食冻在冰里的贝类,橘色的光给它们镀上金边。

暮色渐浓时,天际线泛起葡萄酒般的紫红。结冰的沙滩开始咯吱作响,退潮时分,海水从冰壳下悄悄渗出,带着橘色光斑重新漫上堤岸。两个穿白羽绒服的年轻人蹲在冰面上,女孩把围巾铺开当反光板,男孩用手机捕捉她发梢跳动的霞光。

最浓烈的橘色出现在太阳沉入海平面的刹那。冰面突然活了,细碎的裂缝里涌出液态的火焰,整片海湾变成晃动的橘子果冻。

路灯次第亮起时,天空开始飘落细雪。橘色的海渐渐冷却成深蓝,但冰层深处仍封存着霞光的余温。我突然想起冰箱里冻着的橘子,表皮结着霜花,剥开却是饱满多汁的果肉——就像此刻的渤海湾,在严寒的冰壳下,依然涌动着让人眼眶发热的暖意。

回望时,最后一线橘光正从海平线上抽离。结冰的沙滩重新泛起青白,但那些被晚霞抹过的渔船,既不像威海刘公岛的精致画片,也不似厦门鼓浪屿的温柔缠绵,它们裹着辽东湾的冰碴与铁锈,在我心底窖藏成琥珀色的冬天。

## 雷锋二维码

(组诗)

张笃德

扫一扫雷锋二维码

就是扫一扫春风,传承薪火

就是扫一扫笑颜,调染大地

就是扫一扫歌声,扫一扫自己

还有多少能量,多少爱

去满足街区、小巷里的需求

阳光的伞是否成为幸福的胞衣

为老弱病残遮风挡雨

用QQ扫你,用抖音扫你,用爱心扫你

扫一扫道路,清理病毒和阴霾

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

扫一扫时间,有没有卡顿

忠诚和信心,足以可以解决面对的难题

扫一扫精神和价值

纸奖状,擦汗的毛巾,补了又补的袜子

扫一扫品德和修为

冻疮膏,骨折,一本本日记

扫一扫螺丝钉,看有没有生锈

扫一扫钉子的钻劲和挤劲

扫一扫纪念碑和塑像

雷锋做过的事,朴素里含金

扫一扫3月5日,大地回春

白花深情,红花吐血

扫一扫雷锋之路

成千上万个雷锋正与新时代同行

### 雷锋时间

雷锋纪念馆大屏幕上的表

咔嚓咔嚓,分针和秒针你追我赶

“雷锋时间”的能量和效率

节拍急促而又欢欣

早5点,雷锋号班车从晨曦驶出

8点,学生们唱着校歌走进校门

9点,雷锋讲解员登上社区讲堂

10点,困难户收到志愿者一笔救助金

时针分针一圈又一圈运转,较着劲

12点,营养配餐摆在孤寡老人面前

14点,外卖小哥刚完成一份订单

17点,环卫工人又开始打扫积尘

时间越来越深厚,越来越清晰

19点,检修工人智能控制设备

23点,科技室的灯光穿透暗夜

陡然的笑声里,白衣天使手上托起新生儿

雷锋时间是有温度的,可以孵化春天

雷锋时间是广阔的,连接大海和天空

雷锋时间属于志愿者和有爱心的人

雷锋时间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抹祥云

### 和雷雷、锋锋对话

走进雷锋纪念馆,迎接我的是

机器人雷雷和锋锋

你好!雷雷、锋锋

我来寻找精神的“补丁”

雷雷说:跟我们一起做雷锋志愿者

学习雷锋的思想,传承雷锋的精神

锋锋说:雷锋座右铭就是我们的灵魂芯片

自己活着,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

我活了60岁,常常迷失,没有归宿感

雷锋思想丰盛、精神高贵永远22岁

谢谢雷雷、锋锋,你俩的眼睛清澈

像人心深处的一口井

雷锋的尺子和镜子为我指明了人生

本版邮箱

lnrbffk2023@163.com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## 心火

叶雪松

封面、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从书中的人物小传上我知道,这部书的作者是路遥,电影《人生》的作者。翻看了几页之后,我就被质朴的文字深深吸引,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

小说中精明强干、不甘屈从于命运安排、性格坚韧的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,善良淳朴的父亲孙玉厚,和少安、少平深深相爱的纯洁美丽的润叶、光彩照人的田晓霞……一个个物鲜活地出现在了眼前。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,看到了父母亲,看到了乡亲们。

这部书是我22岁的人生里最激动人心的长卷,给我枯燥乏味的青年时代带来了许多欢乐,它曾伴着我老家的乡下熬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。

我的心头倏然闪亮起了一团灿烂的光焰,那就是也想做路遥那样的人,像路遥一样成为一名书写自己和乡村的作家。

我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。之所以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,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已经发表了一些稚嫩的作品。起初是市县一级的刊物,散文、诗歌、小小说什么都写,后来有稿子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出来了,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到大队部查找报纸,创作、抄写、寄稿子,更多的是漫长而又煎熬的等待。

对我来说,这些纯粹是出于爱好,并没想过写作来改变什么。自从读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自己枯燥无味的生

活做了一个定位。

从那时候起,读书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就是到地里头锄草,也忘不了揣上一本书来读。晚上,别的人出去看电影谈恋爱,我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写作。

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,不能光想着写作忘记了生活。1995年早春三月,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。为了写作,我忙里偷闲,有时干脆就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来写。打工的三年多,我写了五六十万字,稿纸几尺厚,其中有一部农村题材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。这些文字我没有往外投寄,在我看来,稿子还显稚嫩,权当练笔了。

1996年金秋,我在山东即墨大官庄的一个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路遥的中短篇小说集,才知道这位心中仰慕已久的作家已经去世了,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打工枯燥的间隙,我被小说集中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《黄叶在秋风中飘落》《风雪腊梅》感动着,使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了下来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到现在,走过漫长的30多个年头,我发表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六七百万字,出版了十五六本书,也算得上是一个作家了。能够坚守一份孤独和清贫,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我是那么热爱它,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灵魂和身体。我觉得我就是路遥笔下的少安、少平。

大多数人不是少安、少平吗?文学滋养的我是幸福的。